



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

LONGJIANGTESEZUOJIAYANJIUCONGSHU

2207.42
G/S



BeiJiGuangDeYaoXiangZhe

“北极光”的遥想者 张抗抗论

郭力 著

helongjiangrenminchubansh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光”的遥想者——张抗抗论/郭力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11

(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冯毓云主审 罗振亚主编)

ISBN 7-207-05240-5

I. “北… II. 郭… III. 张抗抗—小说—文学评论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110 号

责任编辑:李曙光 吕观仁 安春杰

装帧设计:徐晓丽 陈力石 李燕南

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

主 审 冯毓云 主 编 罗振亚

副主编 黄光伟 付军龙

“极光”的遥想者

Beijiguang de yaoxiang Zhe

——张抗抗论

郭 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印张 5.625·插页 3

字数: 116 000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207-05240-5/1·736 定价:10.00 元

总 序

总 序

冯毓云 罗振亚

相对于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来说,龙江地处偏塞。它因开发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并且其写作命运时常遭受来自文学内外因素的重重遮蔽。但黑土生命力的奔突,黑土地精灵们的顽韧探寻,仍使龙江文学留下了一道不绝如缕的历史风景线。

抛却流布久远的《秃尾巴老李》、《伊玛堪》(赫哲族)、《摩苏昆》(鄂伦春族)等民间文学不计,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龙江文学也曾经历过艺术繁荣的季节。远在清代就有杨泰师等的渤海诗歌与吴兆骞为首的流人诗歌零星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龙江文学进一步萌动。抗联诗篇所承载的战斗豪情与献身精神强悍铿锵,气贯长虹;“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骆宾基和沦陷区作家金剑啸、陈隄、关沫南,用悲愤的笔调抒发亡国之痛及土地蕴藏的抗争之声,凄切而刚劲。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守成期里,周立波、曲波、乌·白辛等作家的汇入带来了短暂的兴盛,《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赫哲人

的婚礼》分别以宏阔的史诗气魄、神秘的传奇色泽与鲜活的民族风味吸引了众多青睐的目光。1958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同时更拓展了黑土地的精神文化区域,林子、王忠瑜、刘畅园、王书怀和郑加真、范国栋、林子、陆伟然汇聚的本土或南方作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高扬的北方品格与乐观向上的诗意闪烁,支撑起最为绚烂壮观的文学时代。

新时期以来,龙江文学愈发作家辈出,众星璀璨,呈现出喧腾热闹的繁荣态势。其最显在的标志是形成了百花竞开、争奇斗艳的创作格局。远有关沫南、鲁琪、丛深、梁南、满锐、谢树等笔耕在先,中有王毅、张抗抗、贾宏图、林子、蒋巍、刘畅园、杨宝琛紧随其后,近有阿成、庞壮国、杨利民、王立纯、李琦、张雅文、马合省、梁国伟等中坚坚持,后有张曙光、迟子建、王鸿达、潘洗尘、张爱玲、王瑛等“新生代”崛起,短短20年间几代同堂,和平共处,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文坛强壮的创作阵营。这种繁荣还表现为龙江文学在这一时段的影响光束,已超越龙江天地而辐射向全国乃至世界。那轰动一时的“黑龙江现象”令人颇为感奋,先是“北大荒的小说新疆诗”的美誉,继而“北部戏剧”火爆京城,再则“黑土诗派”冲击全国;尤其是一些作家、诗人的名字频频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或在优秀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上榜上有名,或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一举夺魁,或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统领风骚,使偏远的文学省份改变了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龙江文学繁荣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包容着这样一层内涵:80年代中期后,它伴随着地域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强化,伴随着文坛审美品格由沉郁哀婉向旷达雄健转换的庄严而痛苦的裂变,以开放执着的探

总 序

索姿态使自己伟岸的美学山峰浮出水面。即有意识地挖掘龙江民族群落深潜的文化意识心理结构,自觉地凸现出优卓的审美范型。

成熟期的龙江文学具备以下几种优质要素。

一是实现了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统一。经过长期摸索,龙江作家已寻找到恰切的理论支点。他们确信沈从文的湘西魂,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周涛、杨牧的西部鸣唱等走向地域的尝试,是其立足于世的前提,抵达辉煌的最佳途径。那种抛开地域文化背景,希冀通过中国世界景观观照征服读者的意念只是一种浅薄的幻想;但是决不能把“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作为唯一取向,窒息多元视角。所以他们在走进地域的同时又注意走出地域,根植于黑土地又超越黑土地,从而达到了地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综合。如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阿成的《胡天胡地风骚》、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李琦的北大荒女人系列诗,都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传达缤纷的人生故事与心灵的多元意绪,地方风味浓郁。但是当代意识的烛照与作家主体的投注,使它们去掉了“北大荒”中与原始、野性、蛮荒连在一起的“荒”味儿,摆脱了思古幽情抒发与简单无为透视的民间文学泥淖,不再是仅仅为北方画像的民俗演绎、事象罗列,而折射着黑土地历史嬗变流程中所表现出的绵绵悠长的东方智慧、生命情调,贴切地凸现了北方热情坦诚粗犷的灵魂,或灌注了强劲的创业精神,或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或兼具地域色调与人性深度。

二是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同于南方人的浪漫灵

动,北方人多质朴实际,严酷冷峻又神秘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心中不时有幻想闪回,但其视角多倾向于具体质感的此岸世界空间,执着人生,关注现实。梁南的“苦恋”情结,张抗抗《爱的权利》、《隐形伴侣》凸现的“问题”,贾宏图对切合时代脉音的现实“风景”撷取,王立纯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无不体现着这一趋势。这种主题思维取向的方式,决定了龙江文学艺术范型上更近传统,不论是孙少山的煤矿视域,还是杨宝琛的荒蛮背景上的创业者颂歌,抑或是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杏儿的命运展示,都以“故事”取胜,事态的铺展都仍然隶属于逻辑性架构;尽管它们在立体感的强化、心理的纵深挖掘与情节的波澜运作上各有侧重,姚黄魏紫。然而移民文化结构又使龙江文学不那样循规蹈矩,更多开放气度,这与蜂拥而入的西方艺术潮流遇合,给文本空间吹送进一股现代化的审美信风。如张抗抗《情爱画廊》的意识流跳转,迟子建《雾月牛栏》对潜意识的神秘世界的感觉化深拓,阿成《与魂同行》的荒诞想象行旅中的形而上叩问以及梁南、李琦的系列私人化象征,都以陌生化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俗常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嫁接,增加了文本的审美蕴涵与艺术魅力。

三是促成了以阳刚为主的复合整体风格与个人多元化探索的交响。龙江地貌以白山黑水、林海雪野为主要构架,是伟力与柔美、静穆与热烈驳杂交织的世界,既雄壮冷峻也不乏娇丽与柔婉。这种自然地貌和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情感反馈,令龙江文坛鼓荡着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雄风,充满一种饱蕴着阳刚之气的“力之美”。北疆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北方人特殊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冰天雪地和野味十足的大森林大草原铸

总序

就了人的骁勇,偏远闭塞的地域使他们承继了祖先的豪爽肝胆和热情品格。如梁南诗歌的抒情主体、杨利民《黑色的玫瑰》中的黑燕、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等的心态都一如龙江的森林原野般宽阔,重义轻利,刚毅果敢;连女性也一改传统的柔弱,带着男儿的粗豪和血气。至于作品的结构大都刀刻斧削,大开大阖,语言则掷地有声,硬朗浑然,奔放通畅,极具力度和弹性。但是因为自然在龙江已对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与恐惧,龙江文坛发展了人与自然独立又统一关系结构中的统一一端,形成了接近传统的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自然观,所以它在向阳刚的整体风格凝聚的同时,又有容纳多元风格的胸襟,有洪钟大吕也有风花雪月,释放出李琦、林子、刘畅园等淡泊空灵、美丽清新的秀气;并且因为一个艺术群落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于是龙江文学就成为众声合奏,在整体风格的统摄下又呈现出斑斓的个人化景观。如张抗抗恪守女性立场进行跨题材写作,阿成致力于地域与人生关联点的寻找,李琦始终坚持纯洁纯粹的理想,梁南昭示苦难又悲壮的情怀,杨宝琛以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夺人,迟子建靠描写的细腻空灵取胜,贾宏图气度恢弘,触角敏锐,杨利民接通了幽默感与思考质……龙江文学正是凭借这种以阳刚为主的复合美学风格,凭借这种与黑土地深沉而凝重灵魂相契合的审美力学,同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几分天下,获得了走向成功的立身之本。

如果把龙江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版图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扮演着举足轻重、不可小视的角色。它通过一方水土民俗风情的展示,扩大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疆土,丰富了中

华文学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出了读者多样化的期待视野。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价值,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处在形式主义、唯技巧论甚嚣尘上的文化转型期,它立足现实坚守良知又实行艺术开放、追求深沉遐思与智慧飞升又饱含人生坦待的稳健艺术风度,是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制约与抗衡,是一处不无启迪意义的“风景”存在;当人文精神沦丧、低靡婉约弥漫为文坛流行色的时节,它以阳刚风格的标举与撩拨,曾同西部文学一道使文坛雄性勃发、尽得风流,产生过力的强烈震撼;龙江文学的自觉努力,冲刷了贻害文学的脂粉气与小家子气,避免了浮躁玄虚,使自己正在携着“东北虎”的神威深入人心;另外它的地方口语俗语的运用,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

当然,龙江文学尚无大西北文学那样声势浩大,也没有陕军东征的所向披靡;甚至在它行进的方阵中,还没有产生像萧红似的能标志一种特别文学方位的当代“大手笔”。并且它的分子因处偏僻省份而倔强而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政治敏感度的低弱,丰赡学养的短匮,也限制了他们的创新锐气,难以企及生命本体与博大宇宙空间究明人类本质。这些都是龙江文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北方独标一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少传统重负的北方人又多行动之力开拓精神,所以只要作家们不断强化理论素质,回归文学本体,正视贫瘠现实,培养开放气度,走出过分追求地域性对文坛走势淡漠的误区,凭着他们扎根黑土的热情,凭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凭着他们的戮力同心,龙江文学完全有可能像龙江在华夏地图上的位置一样成为“鸡头”,或者说产生“北军南下”效应,拥有一个令人企羡的荣光

总序

未来。

按理说,龙江的评论工作者有必要也有义务站在龙江创作的前面,总结其是非优劣,指点其成败得失,透过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个案”视角,捕捉其包容的创作普遍性问题。可是,面对龙江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前途,龙江评坛却没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人干脆就认为研究它学术性不够而不屑一顾。仅有的一些评论文章、论文集多为平面零散的现象式描述,远未系统深入地揭示出龙江文学的实质内涵。为打破龙江评坛的寂寞,为总结龙江文学在新时期辉煌崛起的经验,为进一步繁荣龙江文学为其明确方向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更为确立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的位置,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我们从大量活跃的龙江作家群体中,择取了11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集束式的深透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

从这套丛书可以看出,论者们的作家研究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传统研究模式,遵循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原则,起用了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众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论者们从每个对象的独特精神个性出发,切入其精神活动的深层规律;在简笔勾勒其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心理结构、精神人格、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其作品的审美意蕴、艺术品格、特殊贡献与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质,摈弃了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有侧重;因此每本书在理论阐释与审美判断甚至语言操作上形态迥异。论者们在具体撰写中做到了尊重文本,实事求是。既不以通行的理论模式套用作家的创作实践,发大而无当的宏论,也未

仅仅局限于作品作喋喋不休的纠缠,规避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而是努力沟通个案细读与文坛的普泛理论话题,如谈到孙少山的晚近创作窘境时涉及了知识者写作问题,李琦研究把她的诗放在女性诗、黑土诗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作出了恰切的价值定位,张雅文的评论引出了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探究,张抗抗的言说则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无疑强化了学术价值的含量。论者们做到了回归文本,从实际出发,不看作家表白了什么,而挖掘作品表现了什么,轻人情,重学术,不溢美也不讳恶,不“捧杀”也不“棒杀”,保持了靠话语力量言说、科学正义的学术风骨。

或许有人会说,文学史家唐弢在世时尚且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龙江还未定型的发展中作家更不适合以专著的规模与形式进行研究。我以为这是一种思想误区。事实上,一部文学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从这一向度上说龙江文学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论者们研究是在没有多少成果可以借鉴的境况下进行的,仅仅是这种艰难的学术探险精神就值得肯定。因为属于“拓荒”的尝试,疏漏与谬误自然在所难免,我们渴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2001年6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目 录

引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遐想者

- 一 主题模式的演进与蜕变/2
- 二 潜抑与自觉的女性话语变奏/8
- 三 形式的突破与文体变迁/12
- 四 小说与散文的“互文”性/15

第一章 两性极地的断裂与弥合

- 一 《北极光》：潜抑的女性意识/19
- 二 《情爱画廊》：理想与现实的悖论/27
- 三 唯美的理想主义性爱观/32
- 四 审美的人生：对生活、思想悖论的逃避/42

第二章 人性的迷思：救赎与沉沦

- 一 “偶像时代”中人的悲剧性存在/54
- 二 “真理圣殿”里的“荒原弃儿”/56
- 三 被“过程”滞留的理想主义话语困境/67

第三章 理想的解构之图

- 一 历史话语的现代性超越/77
- 二 朱小玲：无语期待中的自由幻梦/81
- 三 张恺之：历史迷雾中的生命之舟/98

第四章 叙事话语的转型与暗示

- 一 “意义在场者”的重复叙事/109
- 二 叙事对文学与主体的双向“介入”/115
- 三 历史叙事的“重复”与“断裂”/129

第五章 艺术之域的虚与实

- 一 意象性象征：意义的扩展与延伸/137
- 二 童话幻境：置换与抗拒/144
- 三 情境反讽：自我与世界的“荒谬”写真/154

附录

- 作家访谈录/159
- 张抗抗主要作品专集目录/164
- 主要参考书目/166

后记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一个优秀的作家作品序列，有如一幅精美的徐徐展落的山水画卷，不仅具有咫尺万里、平远极目的运笔气势，引发人无数玄妙幽远的遐思，而且还会产生击节惊叹后反复涵咏的审美快感，于行云流水韵致深远的意境中品味到“无”中生“有”，“虚”与“实”统一的弘远境界。张抗抗的作品就给人带来了这种审美体验。她是一个丹青妙手，所不同的是她通过无声的文学语言描绘着大千世界，以不懈的努力和对生活的热爱，用文学对客观事物进行深度的哲学揭示。张抗抗通过多种艺术方法和全新的语言结构表现对生活的哲学体悟，把人们日常所忽略的自明之理通过“陌生化”手段揭示为一种可见的“震惊”，读者在这种“审美历程”中开始注视自我与世界的真实，与作家一道思考人与存在的本体论的关系。正如有人评价张抗抗的小说寓有哲理性那样，她的文学创作已抵达了哲学探索的疆域。这也是她多年来在峰起浪涌的新时期文坛中保持艺术魅力的一个深刻原因。她的创作有如一条河

流,从湍急喧哗流向舒缓沉郁,愈来愈见清澈宽广,一派宠辱不惊澄明隐秀的大家风范。张抗抗的艺术成就不仅清晰地记录着新时期文学的流变,而且是作家本人和她同时代人顽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一 主题模式的演进与蜕变

张抗抗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已经使她进入游刃有余的风格成熟期。她的笔灵动飘逸,语言精警深刻,体现着她对历史对人生的睿智哲思。其创作立场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倾向。多年来“依然是为了那个大写的‘人’字,为了‘人’心底不灭的抗争精神。”^①这是张抗抗创作的意义,既是她的起点也是她的终点。这体现着一个作家铁肩担道义的历史责任感,在中国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中继承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以思想“济世”的优良传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这使她的创作始终回响着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保持着一个精英知识分子激进的反世俗姿态。可以认定张抗抗是一个她心目中“北极光”的追逐者,文学让她张开了“想像”的双翼,来超越现实的有限性,在对日常生活作“美”的提升中飞向“理想”的精神彼岸。

值得肯定的是张抗抗不变的审美理想,这是她创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主题模式的多重变奏。

^① 张抗抗:《走进历史》,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40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张抗抗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作家，她的作品序列有如镜像一般清晰地映照出新时期的文学流变，准确生动地切入着当下的文化语境，因此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象征行为”的现实寓言。当有人编选新时期之初短篇小说佳作时，谁也不会遗漏诸如《北极光》、《夏》这样的优秀之作。尽管作者初登文坛，然而，这些作品本身却告诉读者这是作家的心力之作；虽然难免笔法稚嫩，然而因其情感真挚灼热大胆，显示了独特的个性，依然令人难忘。创作初期的张抗抗可谓身手不凡，《淡淡的晨雾》与《夏》接连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为她赢得了荣誉，使她成为受人瞩目的“作家新秀”。

《北极光》的推出的确使张抗抗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文坛地位。这篇作品是新时期有争议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受到了以道德主义面目出现的“保守主义”的阻击。其实，女主人公看似移情别恋的爱情选择恰恰映照着新时期思想话语的重新结构与文化转型，是知识分子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话语的双重体现。这也正是张抗抗 80 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主题模式的总的特征。这一时期的文本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话语转述着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思考，如《爱的权利》有关“爱”的真谛的思考与主人公的最后觉醒有效地完成着伤痕文学的历史使命：“爱”的叙述与阐释疗救着一个民族的心创，从而获得精神“再生”。恰如初登文坛的冰心由于特定的时代语境，起笔描写的就是“五四”时代思考着的青年形象，因此成为早期问题小说代表性作家。也许这正是“五四”与“新时期”两个特定阶段为作家提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张抗抗亦如冰心一样关注着社会问题,再现了一代青年有关人生、社会、历史的思考。因而她的作品涵盖着大量的当时为人们所关注的思想建构,是当之无愧的寓言化写作。说她是“北极光”的追逐者,是因为文本中闪烁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吁请呼唤着一个英雄主义时代的到来。

张抗抗在 80 年代初的创作的确是昂扬的,带着那一代知青作家“青春无悔”的生命热情与执着,并和全国投身于思想解放的群众一样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敏锐和信心,其作品如一串清晰的足迹留下了张抗抗本人在文学园地不断突破进取的身影。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自《北极光》之后,作者有一段创作间歇,然后就是《隐形伴侣》,一次强烈的“定型爆破”。对此,张抗抗曾经这样说过:“我完成了《隐形伴侣》,便是又一次完成了我。”^①

这时正值张抗抗创作走向十年。十年,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正是上下求索的艰难的精神跋涉过程,她以往的创作成绩已经是一座“山峰”,需要以才智全力攀登跨跃,艺术突破意味着精神挑战,这是作家所言自我的完成过程,也是对既往的主题模式的超越。张抗抗成功了。这部为人的灵魂写的长篇小说,开始使作家直面人性的“真”,作家如同译解斯芬克斯之迷一样,开始揭示这个大写的“人”的谜底。这对于张抗抗是一次大的进步,她在开始有意识地正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虚伪性。文本的主题模式开始了痛苦的蜕变。她发现道德伦理范畴的善恶美丑并不能概括原生态的本真存在,任

^① 张抗抗:《无须“自白”终是“自白”》,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 363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何有关人性的思辨在生活面前都有其局限性，“道德”往往是“权力意志”的规约，是时代强势话语的集中体现，无论这个道德体系的真伪，弱势群体却必须要服从它。它对人的意识起到监督作用。然而主体的生命欲望与伦理构成强烈的冲突，时刻处于突围状态。这一点作者有明确的阐释：

在贯穿小说始终的男女主人公以及其他知青之间的感情、性格、思想的冲突中，除了今天被称为潜意识的那部分强烈的生命冲动所引起人的那种不安外，还有控制了人类理性意识中的良知、道德、伦理、观念等等残酷无情地压抑了人的本性欲望。这种历史形成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非自觉的现实原则，甚至成为遗传基因，参与人的无意识压迫本我。正是这种被无意识透明的外壳紧紧钳制、约束而几乎被扼杀、窒息的潜意识的挣扎与抗争，才构成了人生永难摆脱的另一个“我”，那个令我恐惧和震颤的“隐形伴侣”。^①

对人性复杂性的正视使作家注意到“道德”的虚伪性，这对于张抗抗既是观念的进步也是思想的蜕变，这实际上动摇了她们这一代人的“信仰”的根基。“永不忏悔”的确是典型的“红卫兵—知青情结”，他们更看重追求的过程，然而有关理想的价值体系的追问在这一代作家的叙述中是深隐的，历史责任这个巨大的身影也遮蔽了他们个人的命运悲剧成因中自我的因素，其中权力意识、怨恨心理、暴力倾向这些理想的负面却被省略了。即使如张抗抗，人性的反思也只是停留在善与

^① 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37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